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三　經部

詩緝卷十三

宋　嚴粲　撰

陳　國風

譜曰陳者太皡處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閼音遏嬀音規明音孟明猪即爾雅孟諸覡音檄○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

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為三恪薊音計○朱氏曰今陳州是也

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詩訖於陳靈公下於秦夷之也

宛丘刺幽公也疏曰幽公寧慎公圉戒子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曰陳幽公詩厲王時

幽公之游蕩為人所厭此詩殆戲頟而相告者歟

子之湯兮湯如字又去聲○李氏曰子稱幽公也○傳曰湯蕩也宛丘之上兮傳曰

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丘曰宛中宛丘○疏曰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謂中央隆峻與此傳正反○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

洵有情兮洵音荀○傳曰洵信也而無望兮

今曰望謂威儀也如近之則有望

好樂者人之情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必以禮節之今子幽公之流蕩在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淫荒昏亂不復敬謹其威儀民因其出遊見其容貌顏色而生慢易之心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

坎其擊鼓傳曰坎坎擊鼓聲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持之去○朱氏曰值遇也○傳曰鷺羽可以為翳翳音意○箋曰翳舞者所持

言雖祁寒大暑亦遇其遊蕩厭之之辭也

坎其擊缶音否方有反○傳曰盎謂之缶盎於良反○疏曰郭璞云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按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又是汲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拊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秦王嘗為藺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烏烏缻缶音同髀俾陛二音惲音允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音導○傳曰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音焚）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亟音棄）歌舞於市井爾（曰陳幽公詩厲王時○疏曰古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曹氏曰幽公淫荒遊蕩嘗為國人之所患苦及其久也民更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之時非國史題其

事於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併首序盡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肎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

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

東門之枌傳曰枌白楡也○宛丘之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山有樞

子仲之子傳曰子仲陳大夫氏○今曰子仲之子女子也婆娑其下○娑音梭○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爾見唐鴇羽

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次章言不績其麻知子

仲之子為指女子也

穀旦于差音釵○傳曰穀善也○疏曰旦早朝也○箋曰謂無陰雲風雨○箋曰差擇也南方之原李氏曰毛鄭以原為陳大夫氏不若歐陽氏以為南方原野其說簡徑不績其麻疏曰績緝麻之名市也婆娑

既已相誘於是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相會于國南之原野其婦人不緝績其麻復由市中遨遊而往所會之地何為也哉

穀旦于逝傳曰逝往也越以鬷邁鬷音椶○箋曰越於也鬷總也○傳曰邁行也視

爾如莜音翹○郭璞曰莜荆葵也似葵紫色○釋草曰莜芘茮二字音毗浮○陸璣曰似蕪菁花紫緑色可食微苦澀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　貽我握椒

於穀善之日往所會原野之地男女於是皆往也男女交會而相説曰我視女之顔色美如荆葵女乃遺我一握之椒文情好也椒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字衡如誘僖公也朱氏曰誘進也○疏曰僖公孝幽公寧子愿而無立志

愿音顧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曰掖扶持也○曰陳僖公詩先王時

衡門與魏園桃檜羔裘意同

衡門之下疏曰衡古文横字也○曹氏曰衡門横一木為門貧者居之也可以棲遲棲音西○傳曰棲遲游息也泌之洋洋泌音秘○傳曰泌泉水也○疏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今曰毖彼泉水乃毖然流貌毛以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當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朱氏曰洋洋安流廣長貌可以樂饑樂毛音洛鄭音療

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為意氣消縮無奮然自立之志故詩人欲誘掖之謂横木為門雖至淺陋亦可以棲遲游息於其下泌然而流之泉水洋洋然廣長

玩之亦可以樂而忘饑喻陳國雖小亦足以有為孟子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曰魴鯿也鯿音邊○釋魚曰魴魾魾音丕○釋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陸璣曰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州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鯿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豈其取妻取音娶必齊之姜箋曰齊姜姓○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解見魴鱧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曰宋子姓

喻不必大國而後可為政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淫昏不可告語而惟思賢女以配之蓋外此無策矣

東門之池傳曰池城池也○補傳曰陳風三詩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可以漚麻漚謳之去○錢氏曰漚之浸也彼美淑姬疏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

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稱淑姬可與晤歌晤音悟○箋曰晤猶對也

興也東門城池之中可以漚漬其麻麻漚水中朝夕浸漬然後柔韌也韌音刃彼美好之善可與僖公晤對而歌僖公與賢妃相處夙夜警戒庶幾改化也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可入矣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耦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除之上濁○朱氏曰紵麻屬也○陸璣曰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姦○郭璞曰菅茅屬也○陸璣曰柔韌宜為索○解見白華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猶有不至者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

刺亂以時使然也

東門之楊曰楊蒲柳也解見車鄰其葉牂牂音臧○傳曰牂牂然盛貌○曹氏曰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暮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朱氏曰煌煌明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秋冬為昏姻之時今東門之楊木其葉牂牂然盛則春莫而昏姻失時矣親迎以昏為期而至明星煌煌然大明夜已深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李氏曰毛氏以秋冬為昏姻之時則以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

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兩説毛氏為勝按鄭有苦葉之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秋冬之間可以嫁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以為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矣安得以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蓋於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後冰泮之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奔者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殺色界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傳曰猶牂牂也昬以為期明星晢晢

音制○傳曰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佗音駝○疏曰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世家以佗為厲公躍為利公按經傳五父與佗一人厲公即是陳佗無復利公矣馬遷誤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曰陳厲公詩桓王時○疏曰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音問○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觀陳佗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質本非不美未幾往

鄭渝盟而歃如忘蓋已有蠱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無良師傳也左傳隱六年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寳也七年陳及鄭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頼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將亂也歃色洽反忘去聲洩息列反

墓門有棘曰棘荆棘也解見楚茨斧以斯之傳曰斯析也○釋言曰斯離也○夫也不良傳曰夫傅相也相去聲○夫也猶言此人檀弓曾子曰夫夫也注上音扶下如字猶言此丈夫也國人知之知而不已程子曰已去聲今曰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皆謂廢退之也與節南山式夷式已同誰昔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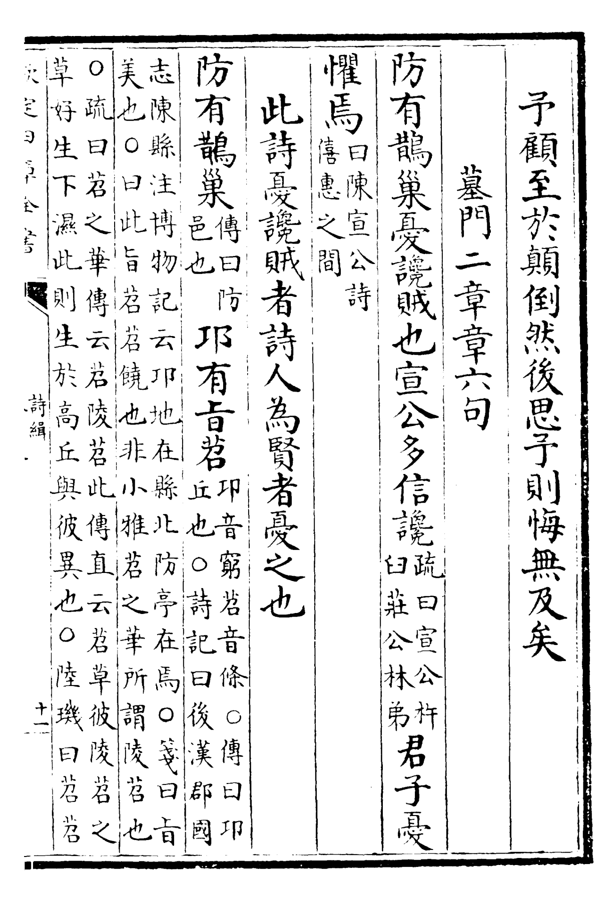
興也言他性本非不善以失教導而流於不善如墓道之門人所稀行失於修治而荊棘生之猶孟子言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此墓門既有棘必用斧以斯析之佗有不善必用良師傅以教誨之令傅相之人不良國人皆知之則當去之也知其不良而不去之誰從來如是乎蓋歸咎於前人也夫也謂傅相之人當時必有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户嬌反泮水音遥○鴞怪鴟也鵩也鵂鶹也即瞻卬之為鴟也鵩

音服鵂鶹音休留○傳曰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今人謂之鵂鶹亦名怪鴟內則云鵠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云謂脅側薄肉也○山陰陸氏曰俗云禍鳥也莊子云見彈而求鴞炙一曰鵩似鴞則鴞又非鵩矣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炙音柘臛音壑羹臛也○傳曰萃集也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傳曰訊告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以喻佗後來之為惡梅以喻佗性質之本善言梅本美木生於墓門荒僻之處而惡聲之鴞乃萃集焉萃集非止一鴞喻羣小附和之衆縱臾之為惡也縱子勇反臾讀曰勇此傳相之人不良有歌其惡以訊告之而不



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悔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疏曰宣公杵臼莊公林弟君子憂懼焉曰陳宣公詩僖惠之間

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為賢者憂之也

防有鵲巢傳曰防邑也邛有旨苕邛音窮苕音條○傳曰邛丘也○詩記曰後漢郡國志陳縣注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箋曰旨美也○曰此旨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傳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曰苕苕

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盛也

誰侜予美侜音舟○李氏曰說文云侜壅蔽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今曰唐葛生言予美則婦人稱其夫此詩予美則詩人稱賢者也心焉忉忉音刀○齊甫田傳曰忉忉憂勞也

興也言防邑有鵲巢邛丘有旨美之苕饒陳人指其地之所見也鵲巢積累而成喻為讒之積漸苕草延蔓而生喻所讒之浸廣誰壅蔽予所美之賢者使我心忉忉然憂勞也

中唐有甓音辟○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瓴甋謂之甓瓴甋音零滴○疏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今曰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郭璞曰甓甋甎也甋音鹿邛有旨鷊音逆鶂音同○傳曰鷊綬草也○郭璞曰有雜色似綬也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音趯○程子曰惕惕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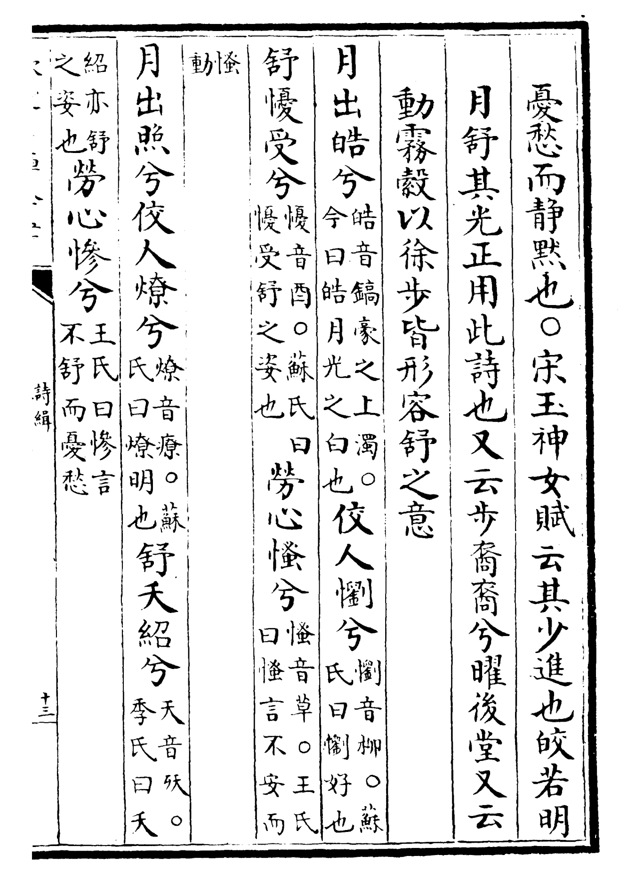
中唐乃堂下至門之徑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功邛有旨美之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美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好去聲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說音悅○曰陳宣公詩僖惠之間

月出皎兮皎音皦○今曰皎月光皎潔佼人僚兮佼音攬僚音了○疏曰佼好也○今曰孟子云子都之佼○傳曰僚好貌舒窈糾兮窈音杳糾喬之上濁○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今曰舒而脫脫兮勞心悄兮悄鍬之上○傳曰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

興也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艶白晳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



憂愁而静默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

月出皓兮皓音鎬豪之上濁○蘇氏曰皓月光之白也佼人懰兮懰音柳○蘇氏曰懰好也舒懮受兮懮音酉○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勞心慅兮慅音草○王氏曰慅言不安而慅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燎音療○蘇氏曰燎明也舒夭紹兮夭音殀○季氏曰夭紹亦舒之姿也勞心慘兮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株音誅刺靈公也疏曰靈公平國共公朔子淫乎夏姬夏遐之上濁○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御如字一音禦貉音陌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曰陳靈公詩定王時

株林夏南之辭迫切矣而靈公猶不知羞惡也

胡爲乎株林傳曰株林夏氏邑也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夏南夏姬之子也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

故托辭於其子謂夏南非有見焉不足往見也令公

之命駕何為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

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依違言之而譏

之最切矣補傳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

駕我乘馬乘去聲說于株野說音稅○箋曰說舍也乘我乘駒上乘平聲

下乘去聲朝食于株

始見公之命駕謂非必往株林以從夏南既而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為也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悅憂思感傷焉思音伺○今曰陳靈公詩定王時○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此詩言寤寐無為刺靈公君臣惟知好色而不知其

他焉知為作者刺淫者變風多男女之詩或疑似後世艶曲聖人宜刪之非也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時人作詩譏刺其如此所謂思無邪也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為不善於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惡名播於無窮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謹恐懼也讀詩者能無邪爾思則凜然見聖人立教之嚴矣詩記曰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也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物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彼澤之陂董氏曰澤水之鍾也○傳曰陂澤障也障音帳有蒲與荷說文曰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莞音官○山陰陸氏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為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今曰斯干下莞簟云小蒲則莞精蒲粗矣○釋草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茄音加蕸音遐蔤音密○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泗音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疏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今曰漸

漸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為雨盛此言涕泗如雨也

興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更無他事但目涕鼻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譏而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姦○傳曰蕑蘭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傳曰卷好貌○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釋文曰鬈髮好貌寤寐無為

中心悁悁音淵○傳曰悁悁猶悒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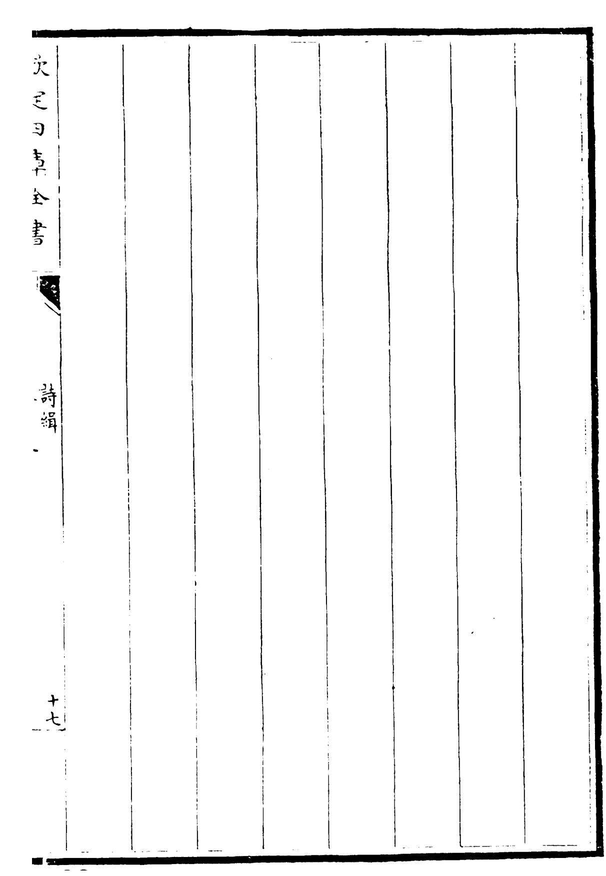
蘭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為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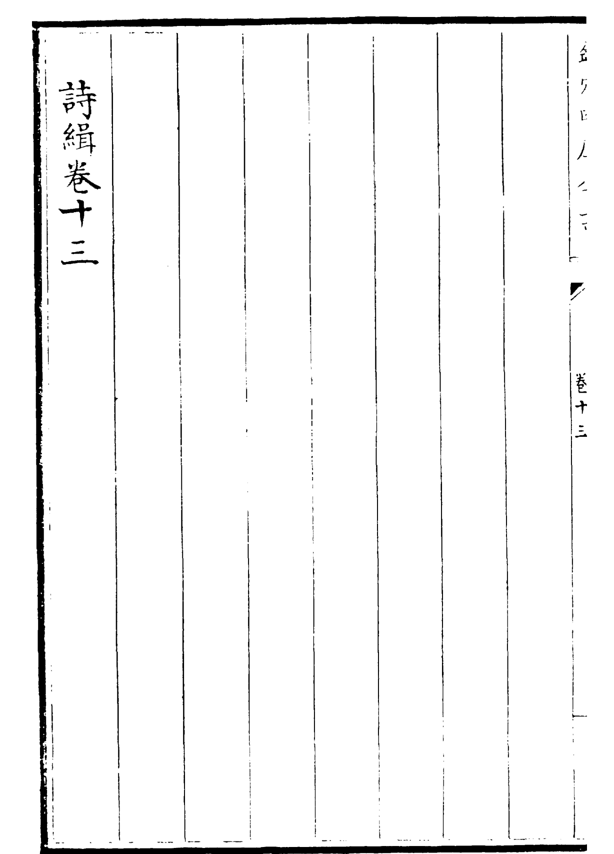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酣之上濁萏談之上濁菡頷憾同音萏髧禫同音○傳曰菡萏荷華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輾音展○輾轉解見關雎○朱氏曰伏枕而思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四 經部

詩緝卷十四　　　宋　嚴粲　撰

檜　國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檜曹思周道疾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

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入伯云檜仲恃險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好去聲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按譜當夷厲之間

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此大夫之去正為其不能自彊於政治耳詩言衣裘之鮮絜所以形容

其宴安無為之意非以絜其衣服為大故而去之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音潮○蘇氏曰狐白裘也○今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黄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玉藻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褏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玉藻又云狐裘黄衣以裼之此狐黄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黄衣狐裘為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為證以狐青為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為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黄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為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説不同狐青為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絜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黄當從蘇氏以為狐白然詩人之意不在此也褏與袖同蜡音乍亦作䄍

豈不爾思

勞心忉忉音刀○齊甫田傳曰忉忉憂勞也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此大夫去之者謂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遥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爾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舊說緇衣羔裘諸侯

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其大夫何為而遽去乎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為大過而以逍遥翺翔為可憂也

羔裘翺翔傳曰翺翔猶逍遥也狐裘在堂傳曰堂公堂也○疏曰謂正寢之堂人君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服其狐裘塊然在堂而已不能有所為也故憂傷之

羔裘如膏音告○今曰膏之也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故我心傷悼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自夷厲之時上下相習而廢禮久矣孔子存此序即他日所以告宰予者其關於人倫風教者大矣

庶見素冠兮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為白絹未有以布為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服而祭之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紕音皮棘人欒欒兮欒音鸞○傳曰棘急也欒欒瘠貌○朱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哀遽之狀音總勞心慱慱兮慱音團○傳曰慱慱憂勞也

素冠者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不行三

年之喪則無服此冠者故詩人云庶幸見服素冠者是棘急哀遽之人欒欒然瘠今無此人可見故我勞心慱慱然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箋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謂素裳也○疏曰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若得見服此素衣之人欲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韠音畢○箋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我心蘊結兮蘊音允○朱氏曰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聊與子如一

兮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萇音長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隰有萇楚釋草曰萇楚銚弋銚音遙○郭璞曰今羊桃也○陸璣曰一名銚弋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疏曰或云鬼桃猗儺其枝猗儺阿那之上聲○疏曰

猗儺枝條柔弱也 夭之沃沃 夭音妖沃音屋○傳曰夭少也○今曰歐草惟夭桃之夭夭皆少之意其葉沃若為潤澤之意草木生意方盛則沃然潤澤 樂子之無知 樂音洛○李氏曰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

興也萇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尺以上則引蔓于草上故言隰有萇楚其枝條猗儺然柔弱牽蔓如人之既長多欲而可惡也回思其夭少沃沃然生意方盛之時如人之少時無知欲而可愛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非可絕也然不能以禮節之而至於肆情縱欲則

不如少小無知之為愈所以甚言淫恣之可疾也詩記

曰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曰謂無室家之道

○今日行露云誰謂女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朱氏曰無室猶無家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去聲而思周道焉詩記

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疆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

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懐周宗為獨切也戰國時虞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為少知治體矣

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浹洽於人心者深矣

匪風發兮錢氏曰發風大起也○今日俗呼大風為風發○陳氏曰迅烈也匪車偈兮偈音揭廣韻音桀傳曰揭疾驅也○陳氏曰軒輊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顧瞻周道箋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中心怛兮怛都達反○傳曰怛傷也

此檜國之人憂及禍難言非風之大作也非車之疾

驅也我迴首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自傷怛也言生於亂世非風非車自如風中車上之不得安傷今而思古也晉王尼暮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以車上不安喻世之亂也○舊說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今不從

匪風飄兮飄音標本注符遥反又必揺反從又音匪車嘌兮嘌音漂批驕反○朱氏曰嘌揺不安之貌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曰弔傷也

今考釋天云扶揺謂之猋孫云迴風從下上曰猋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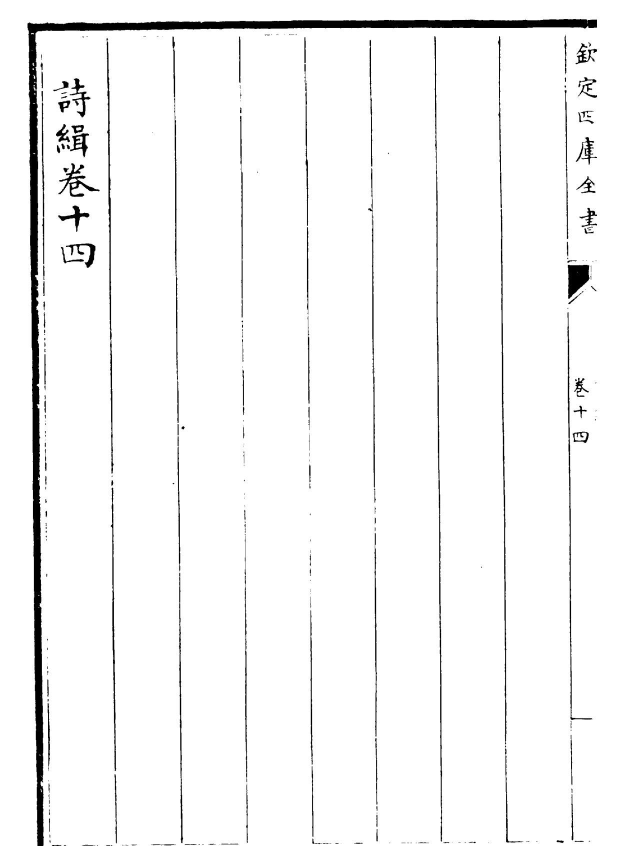
云暴風從下上此詩言風之暴當音標與猋同音也釋天又云廻風為飄與猋同音義別蓋廻風謂之飄其廻風自下而上則謂之猋

誰能亨魚亨音烹○傳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漑之釜鬵漑音槩鬵音尋○傳曰漑滌也○疏曰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張子曰漑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錢氏曰亨魚者滌其釜鬵而已無事煩碎誰將西歸箋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懷之好音陳氏曰懷安也○今曰好音猶好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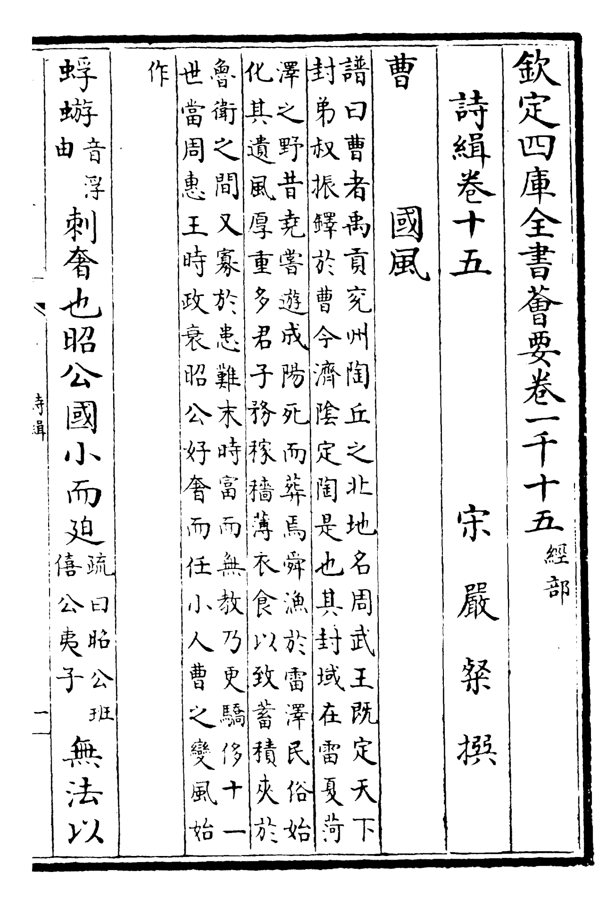
治民若亨小鮮誰能亨魚而漑滌其釜鬵乎誰將西

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言唯周道平易人若歸之是好消息將有平治之望也匪風作於夷厲之時周猶都鎬故言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五 經部

詩緝卷十五

宋 嚴粲 撰

曹 國風

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音浮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疏曰昭公班僖公夷子無法以

自守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好奢而任小人好去聲○陳氏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挻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李氏曰小人事君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恣則舉國將惟我所為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補傳曰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諸詩者以其將無依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將無所依焉曰曹昭公詩惠王時

奢則國必弊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言衣裳楚楚舉一端耳

蜉蝣之羽楚光曰蜉蝣糞中蝎蟲○釋蟲曰蜉蝣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

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蛣音詰○陸璣曰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於蟬也衣裳楚楚傳曰楚楚鮮明貌○今曰楚楚猶今言齊楚也賓之初筵言籩豆有楚同心之憂矣於我歸處音杵○詩記曰蓋欲如楚芋尹申害舍靈王於家之為也

興也蜉蝣小蟲雖其羽鮮明而朝生夕死不久也猶昭公小國之君雖整飾其衣裳楚楚然鮮明而迫於大國亦不能久也我心憂其然若其危亡而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矣補傳曰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程子曰采采華飾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麻衣如雪箋曰麻衣深衣也○疏曰諸侯之禮夕深衣○傳曰如雪言鮮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箋曰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共音恭遠去聲

○疏曰共公襄昭公班子

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彼候人兮傳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身何戈殺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戈與殺**何河之上濁殺音對○傳曰何揭也○疏曰揭擔揭也○詩記曰曲禮疏云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註柲猶柄也柲音秘○傳曰殺殳也殳音殊○殳解見衛伯兮

彼其之子其音記

三百赤芾音弗○今曰芾字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韋黼韍之黻從黹○采菽箋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采菽箋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傳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緼音溫赤黃之色黝音酉黑色○疏曰玉藻說韠

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之形制亦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至葱珩皆玉藻文

彼賢人為候人之屬掌道路送迎賓客何揭其戈與祋供勞賤之事彼小人乃有三百人皆服赤色之芾何為者也曹蕞爾國而小人衆多如此君子何所容乎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詩即史也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李氏曰一小人用事猶不可况於三百乎

維鵜在梁鵜音題○郭璞曰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鶘音胡○陸璣曰

鵜形似鶚而大其鳴自呼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喙虛𢧵反○山陰陸氏曰魚不畏鵜鶘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稱去聲

興也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音晝○傳曰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溝之去○曹氏曰遂終也○今曰屯卦匪寇婚媾言好合也○補傳曰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疎

赤芾三百小人以利合者暫焉耳豈能終遂其好合哉必自相攻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曹氏曰隮升也薈猥之去蔚音畏○程子曰薈蔚草木鬱茂之狀婉兮孌兮季女斯饑傳曰婉少貌孌好貌

薈然蔚然草木盛多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之婉孌然少好季女不妄從人幽居而饑喻小人肆志趨利於上君子守道而困窮於下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 鳲音尸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鳲鳩在桑 曰鳲鳩布穀也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釋鳥曰鳲鳩鴶鵴音吉菊亦作秸鞠秸音戛○郭璞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方言云戴勝○陸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為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山陰陸氏曰一名摶黍江東呼為郭公馮衍逐婦書云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李氏曰今乃鴝鵒也○舊說凡十一名李氏與舊說異姑兼存之 其子七兮 今曰但謂鳲鳩於其子使之各得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為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養子平均如一喻古人用心之一也葢善人君子其儀有常而專一由其心如物之結言堅固也○此詩以鳲鳩均養起興刺為政之不均而言威儀帶弁何也葢夫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於起居動作之間皆有常度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皆以驗其中之所養非徒曰容貌顔色辭氣而已也都人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與此詩之意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箋曰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其弁伊騏騏音其○傳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疏曰知此是皮弁者周以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経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経音迭

鳲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其帶以絲為之其弁則有騏文有常服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其服有常見其心之一

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曰棘酸棗也解見邶凱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朱氏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差忒也

其心一故其儀不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榛解見邶簡兮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

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乎思古人不可復

見曰何不使之萬年壽考乎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詩言田萊多荒以見民之不得其所序推原其故以為其君侵刻之所致也鄭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鄭忽出奔在魯桓十一年歲在庚辰齊桓始霸在魯莊十五年歲在壬寅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邪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

田以私憾故觀駢脅事見僖二十三年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詩記曰程氏易剥上九傳曰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詩記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彼下泉洌音列○今曰洌旁三點者從水也清也潔也旁二點者從冰也寒也易井洌寒泉食為

潔當從水此洌彼下泉及大東有列沈泉傳皆訓寒則當從冰今字乃從水當為清也與大東有洌沈泉異也○傳曰下泉食浸彼苞稂也○傳曰根童粱也○疏曰為潔當從水

浸彼苞稂郎梁二音○王氏曰苞叢生禾之秀而不實者○曹氏曰田業多荒可知

愾我寤歎愾音慨○箋曰愾愾歎息之意也念彼周京

泉源深遠則流清今洌然而清者是下流之泉也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曹人愾然寤覺而歎思念京周厭亂而思治也○匪風

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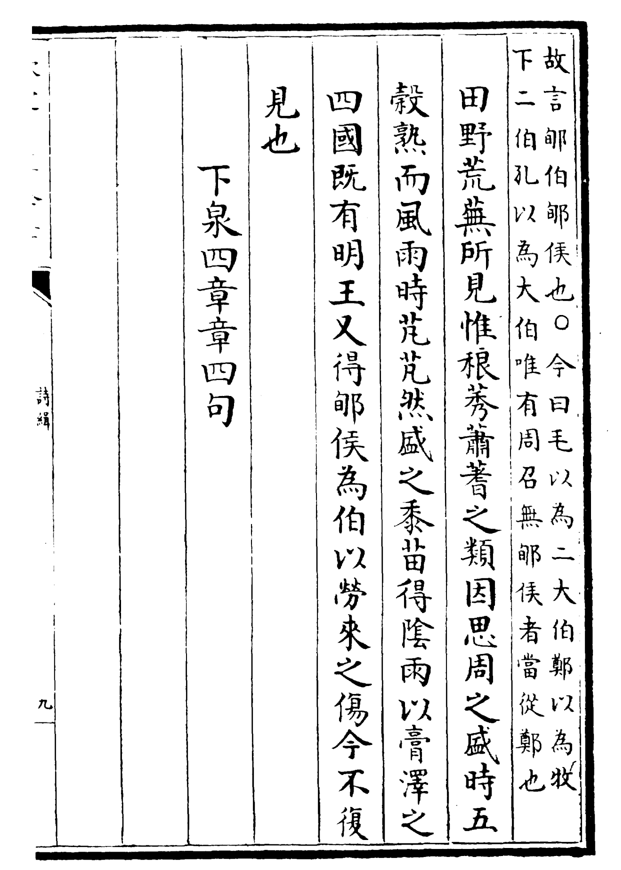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章異而變文耳

苞蕭苞蓍言田畝之間野草叢密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膏音告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音荀勞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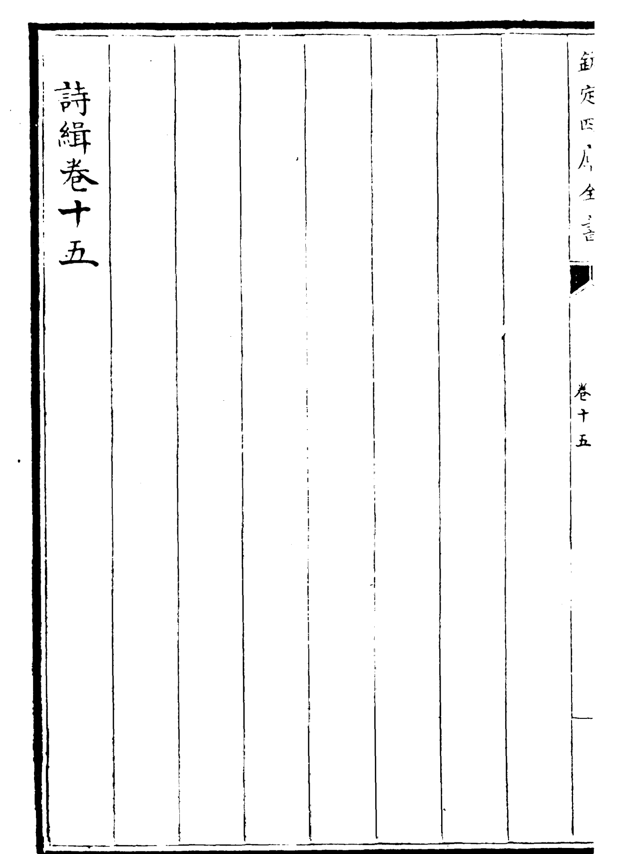
○傳曰郇伯郇侯也○疏曰郇侯為伯也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嫌是伯爵



故言郇伯郇侯也○今曰毛以為二大伯鄭以為牧下二伯孔以為大伯唯有周召無郇侯者當從鄭也

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著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芃芃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為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六 經部

詩緝卷十六

宋 嚴粲 撰

豳 國風

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故别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邰音台栒音荀○疏曰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㸚城是也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註國語

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夏之衰也自太康始故繫太康言之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繫部同窋知律反○詩記曰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

使還周公也○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補傳曰豳周公之詩不列之正風何也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為遭變而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豳秦以類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覲太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

手而旨趣深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　箋曰管蔡流言避於東都　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疏曰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令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豐鎬之基也周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避狄居豳艱

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起發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氏曰仰觀星石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曹氏曰不窋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

國馬先公兼指公劉而言也

七月流火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故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傳曰流下也火大火也○疏曰左傳張趯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心中大暑退趯音剔

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觱音必**二之日栗烈**傳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朱氏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一月之日也○錢氏曰謂十一月十二月也

無

衣無褐音曷○箋曰褐毛布也○疏曰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也何以卒歲

箋曰卒終也三之日于耜音似○疏曰于於也於是始修耒耜○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耓敕丁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今曰繫辭云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四之日舉趾音止○傳曰豳土晚寒故至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疏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令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遲一月也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傳曰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李氏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郤音隙○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補

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田畯至喜畯音俊○傳曰田畯田大夫也○甫田箋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

一章兩節總言衣食之急也餘章推廣其意豳公教民以衣食為本民從其教勤於務本故感時序之遷汲汲於農桑之務皆先事而豫圖之曰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流下而西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九月霜降始寒可相授以冬衣矣當流火之候而豫興授衣之念非太早

計也衣裘若不早備迨至建子一陽之日風寒觱發建丑二陽之日寒氣栗烈無風亦寒當此之時無衣無褐將何以終其歲乎不可大寒而後索衣裘也此言衣為急也建寅三陽之日於是修耒耜建卯四陽之日無不舉足而耕矣豳土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較之中國遲一月也我婦我子同致饁餉於南畝之中田大夫職掌農事來至而見其勤農則喜也此言食為急也○西北溫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

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鄭云寒晚非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箋曰載則也陽溫也有鳴倉庚曰倉庚黃鳥也解見葛覃女執懿筐傳曰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疏曰循微細之徑道爰求柔桑箋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春日遲遲傳曰遲遲舒緩也采蘩祁祁曰蘩白蒿也解見采蘩○傳曰蘩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

○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今曰采蘩被之祁祁傳云祁祁舒緩也甫田興雨祁祁傳云徐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徐靚也皆為舒遲之意此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玄鳥來假祁祁皆為衆多

女心傷悲 朱氏曰豫以遠其父母為悲也

殆及公子同歸 殆音待○錢氏曰殆猶將也○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謂公子子也○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葛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二章述蠶桑為昏嫁之備也豳民以流火為授衣之漸不可不豫圖之故於春日則求桑而蠶春為秋計也言春日則已陽溫

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矣是將蠶之候也蠶之新出者女執深筐遵小徑求柔穉之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女當春日舒緩之時祁祁然皆出采蘩草以洗之女心傷悲念蠶事之勤苦蓋豫為衣裳之備庶幾他日將如女公子及時而嫁也民家以昏嫁為重事用帛尤多故雖自念其勞而不敢憚也○舊說謂女感陽氣而思男處子作此想恐非豳風淳固之俗也謂豫有離親之感雖非經意却無害於義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音完偉○萑曰中者菼亂萑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騅一物而四名也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小於葦故曰中者也菼覃之上濁亂禎之去聲○疏曰初生為菼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萑○葦曰大者葭蘆葦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華亦一物而四名也○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山陰陸氏曰明堂位云葦籥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釋草曰葭華蒹蒹葭蘆菼亂○釋曰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葭一名蘆菼一名亂○衛碩人疏曰如李巡云蘆亂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別草大車傳云菼亂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為一草以今驗之則蘆亂別草也○疏解見秦蒹葭

蠶月條桑程子曰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箋曰條桑枝落採其葉也○疏曰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取彼斧斨音鏘○疏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斨即斧

也唯銎孔異耳隋湯果反又音駝銎音芎曲容反斤斧受柄處○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今曰隓山喬嶽之隓吐果反與此隋銎之隋同音釋山云巒山隓釋云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隓此言山隓者謂山形狹長者一名巒也隓山與隋銎皆狹長也**以伐遠揚猗彼女桑**猗音倚徐音伊○朱氏曰取葉存條曰猗○補傳曰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訓倚○今曰倚猶依也就樹采之也釋木云女桑荑桑郭璞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七月鳴鵙**扃之入○釋鳥曰鵙伯勞○疏曰樊光云春秋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鵙始鳴○補傳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八月載績**疏曰績麻為布績者績麻之名**載玄載黃**傳曰玄黑而有赤色**我朱孔陽**傳曰

朱深纁裳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今曰載見龍旂陽陽

爲公子裳曹氏曰祭義云歲既畢矣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繅音騷

三章述蠶事終而復始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起其勤未嘗息而且知義也七月流火民知將寒之候故於八月萑葦既成豫蓄之以為養蠶之曲薄今年為明年之計也至於明年蠶長之月乃條其桑謂斬取其條也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

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采桑乃桑葉之嫩者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筥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

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鵙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絲麻既成或染之以為玄或染之以為黄其朱色者尤鮮明將供公子之衣裳不敢言為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豳民禮義之俗如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己欲為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己欲為公子裘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女桑小桑樹也郭說甚明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墻

也毛云角而朿之曰犄疏引左傳諸戎掎之然此犄從牜音倚左傳從才音紀與此異也箋以豳地晚寒故鵙以七月鳴曹氏又引王肅之説五訛為七義皆未安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朱氏集註云鵙也蓋鴂鵙聲相近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此與舊説異姑存之鶗鴂音題決

四月秀葽音腰○釋草曰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箋曰物成自秀葽始

○曹氏曰葽遠志也釋草云葽繞蕀蒬註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説文云劉向説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

云遠志一名蕀菀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葽為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今曰葽毛不指為何草鄭疑為王萯陸璣亦無明說唯曹氏以為遠志證擿甚明劉向說為苦葽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甘草熟齏之乃可用

五月鳴蜩 音條○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今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璞引夏小正云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是蜋蜩螗蜩二種蟬也故爾雅疏云蜩者日諸蟬也今從之詩疏引方言云楚謂蟬為蜩宋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陸璣又云蟬通語也一曰胡蟬一名蝘如方言及陸璣之說則諸蟬皆一物也無區別矣今不從蕩詩如蜩如螗不得以為一物也毛氏於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其說是矣於此詩乃云蜩螗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以蜩為螗自為異同也螗音唐蜋音郎蝘音偃

八月其穫 音鑊○釋文曰穫刈穀也

十月

隕蘀音允託○傳曰隕墜也○疏曰落葉謂之蘀○箋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一之日于貉音鶴○箋曰于往也○釋獸曰貉子貆貆音喧○釋曰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貆○疏曰禮無貉裘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程子曰同謂會聚共事也○曹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載纘武功傳曰纘繼也言私其豵音樅○傳曰豕一歲曰豵獻豜于公豜音堅○傳曰二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言取彼爲裘以助布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也物生於陽而成於陰四月純陽之月極處必反微陰胎萌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

也

葽草感之而早秀矣物成自秀葽始也曹氏曰首舉四月者

言隂氣之來從微至著蓋有漸也

五月一隂生蜩感之而鳴矣八月

正秋物成穀之早熟者可刈穫矣十月隂氣極殺氣

盛木葉皆隕墜於地而為蘀矣四者皆隂氣漸至而

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故至

隕蘀之時則往取貉皮以為自用之裘取狐狸之皮

以為公子之裘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孟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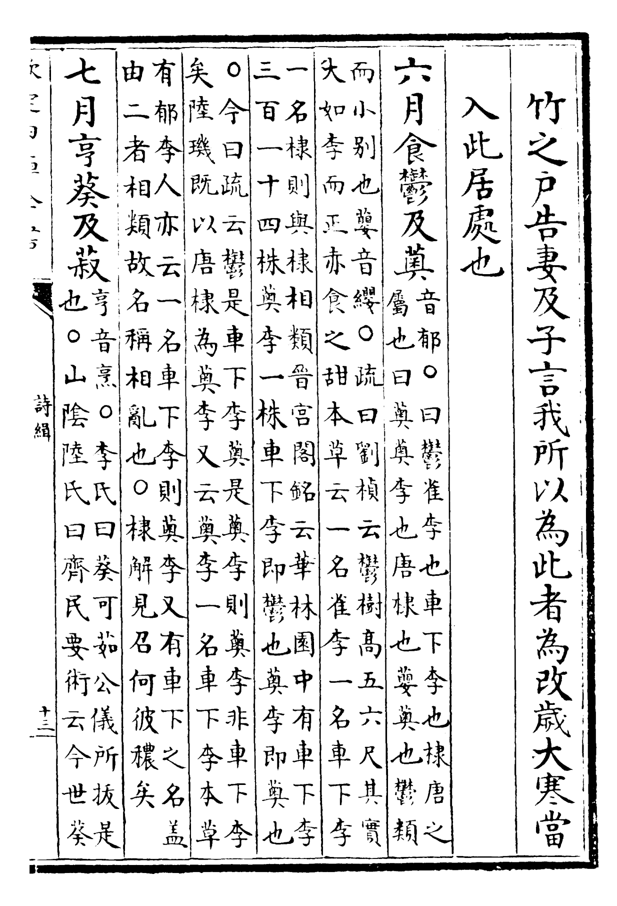
子已裘此仲冬乃豫取皮乾之為明年用也又因說

獵之事至二之日會同以出田獵而繼纘武事歲以為常不忘武也私有其一歲之豵豕而獻其三歲之豣豕於公薄於己而厚於君也○舊說夏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豳地晚寒故用季冬此自說豳俗不必律以周禮也

五月斯螽動股（螽音終○曰斯螽蚣蝑也蚱蜢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考見周南螽斯蚣蝑音蔥須○釋蟲曰蜤螽蜙蝑廣韻蜤作蟴○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曰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脚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玳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為

吒咺二字音摘麥○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六月莎雞振羽○莎音蓑○曰莎雞絡緯也促織之類也○釋蟲曰螒天雞螒胡旦反○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或謂之天雞今絡緯蟲是也○山陰陸氏曰古今註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釋文曰屋四垂曰宇韓詩云宇屋霤也霤力救反○朱氏曰檐下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句○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穹窒熏鼠傳曰穹窮也窒塞也○疏曰熏鼠令出其穴塞向墐戶墐音覲○傳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爲去聲入此室處

五章述旣有衣褐則改歲可以禦寒終首章卒歲之意也豳民言五月則斯螽動其股而鳴矣至六月則莎雞振其羽而鳴矣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二蟲先秋作聲感陰氣之萌也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七月蟋蟀之蟲在野至八月乃在檐宇之下寒則依人也九月則在室戸之内十月則入我牀下小蟲愈近於人知大寒至矣故穹窮窒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又塞其北向之牖又以泥墐塗荆



竹之户告妻及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曰鬱雀李也車下李也棣唐之屬也曰薁薁李也唐棣也蘡薁也鬱類而小別也蘡音纓○疏曰劉楨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薁李即薁也○今曰疏云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為薁李又云薁李一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人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棣解見召何彼襛矣

七月亨葵及菽亨音烹○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山陰陸氏曰齊民要術云今世葵

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云鮑莊子之足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朱氏曰菽豆也○菽解見小宛八月剝棗音撲○傳曰剝擊也○今曰就樹擊而落之十月穫稻稻解見唐鴇羽爲此春酒傳曰春酒凍醪也○疏曰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冬釀接夏而成以介眉壽箋曰介助也○疏曰凡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也○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疏曰斷取而食之○李氏曰壺性蔓生斬之故曰斷○傳曰壺瓠也○長樂劉氏曰壺之嫩者可爲茹枯者可爲壺九月叔苴音趨考見關雎○傳曰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音徒樗音攄○荼解見緜○傳曰樗惡木也○疏曰樗唯堪爲薪○解見我行其野食我農夫食音嗣

六章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六月食鬱薁二李七月烹煑葵菜及菽豆八月剝擊樹上之棗而落之十月刈穫禾稻而為凍醪此以上皆以養老介助秀眉壽老之人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取壺瓠九月叔拾麻子荼苦菜也則采之樗惡木也則薪之此以上皆以為壯者之食故曰以養農夫也優老而薄壯豳俗之厚也朱氏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傳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箋曰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

成熟築堅以為場十月納禾稼禾解見下黍稷重穋重平聲穋音六○黍稷解見王黍離○疏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重穋詳解見閟宮禾麻菽麥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今曰同齊也上入執宮功傳曰入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晝爾于茅今曰于於也於是取茅猶三之日于耜也宵爾索綯傳曰綯絞也○疏曰繩之絞也○程子曰綯所用葢屋亟其乘屋亟音棘○傳曰乘升也○箋曰急當治野廬之屋○疏曰上文塞向墐户是都邑之屋此謂野廬之屋也○今曰信南山中田有廬箋云農人作廬於田中以便田事其始播百穀疏曰播種也

七章述農事終而復始其勤勞未嘗息也九月豫築圃為場十月則就此場納禾稼於倉其禾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禾是大名有非一種之禾又有麻有菽有麥農事了畢農夫自相告戒云嗟我農夫稼穡收穫既齊矣野中無事我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畏人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宮功之後又自相戒云晝日於是取茅草將以蓋屋夜則作索綯將以縛屋凡為此

者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播百穀也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宮功方畢即治野廬豫為明年之計豳民之敏於趨事如此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孔氏謂取茅索綯以待明年蠶用與下文乘屋不相接其說固非也諸家雖以取茅索綯為乘屋之用然以屋即是

公宮又與始播百穀意不連接公宮蓋屋必不用茅茅又不可為索綯今以屋為野廬其屋用茅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意始分曉

二之日鑿冰冲冲音蟲○朱氏曰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註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氏曰冲冲和也三之日納于凌陰凌去聲又音陵○傳曰凌陰冰室也○疏曰大官凌人十二月斬冰即納之幽土晚寒故正月藏之○朱氏曰幽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四之日其蚤音蚤○疏曰其早朝獻羔祭韭疏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音敵○傳曰滌埽也明

酒斯饗傳曰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傳曰學校也稱彼兕觥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萬壽無疆傳曰疆竟也竟音境○今曰有疆境則有限止無疆境則長遠無限止也

末章述祭祀燕饗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所以為艱難積累之始也季冬陽氣尚微感陰固閉不能自達乃豫於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之陽氣達而沖沖然和也至孟春乃藏冰於冰室仲春之早朝開冰用之以獻羔祭韭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也將言歲功成

而樂之故又言九月有嚴肅之霜十月滌埽其場將以納禾稼也民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設兩樽𭄿酒以為燕饗之禮相命殺小羊升君之公堂舉兕觥酌公以酒祝之萬壽無疆境也

詩記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曹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於息滅於是開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於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寢廟也○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

安得此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音遥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遺音位王名之曰鴟鴞焉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矣其挾武庚及淮夷以叛蓋以周公為亂也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泯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毁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三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者以為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用春秋書法也

此序經聖人之手矣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著公之出入也

鴟鴞鴟鴞曰鴟鴞鴟類也鴟惡聲之鳥鴟鴞爲鴟類則亦惡聲之鳥也郭璞以爲鴟類陸璣以爲巧婦陸農師是璞而非璣○釋鳥曰鴟鴞鸋鴂二字音寧決○詩記曰郭景純陸農師得之鸋鴂鴟鴞之別名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黄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景純之註耳**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曹氏曰鳥以巢爲室如雀入燕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鬻音育義同

鴟鴞惡聲之鷙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為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巢也時管叔武庚雖亡為惡之黨猶在喻為惡者既陷管蔡於罪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傷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巢乎程子曰鴟鴞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污染使陷於罪是害我凡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迨天之未陰雨傳曰迨及也徹彼桑土音杜○朱氏曰徹取也○傳曰桑土桑根

也

綢繆牖戶綢音儔繆莫彪反箋曰綢繆猶纒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又託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纒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其可乎王肅曰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

予手拮据音吉居○傳曰拮据撠挶也音戟菊○疏曰撠持也撠挶謂以手挶持草也予所

捋荼捋鑾之入荼音徒○朱氏曰捋取也○傳曰荼萑苕也萑苕音完條○疏曰亂為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亂頳之去○三荼考見邶谷風○朱氏曰可藉巢者予所蓄租程子曰蓄積也租取也予口卒瘏音徒○王氏曰卒盡也○傳曰瘏病也曰予未有室家

又託為鳥言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也豈可室成而為鴟鴞所毀乎周公以喻己不憚勤勞者以王業未成故也豈可業成而

為殷民所毁乎手拮据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文錯言之也

予羽譙譙音樵。傳曰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予尾翛翛音消。傳曰翛翛敝也予室翹翹傳曰翹翹危也風雨所漂揺漂音飄予維音嘵嘵。音枵錢氏曰嘵嘵叫呼也

又託為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予羽譙然殺減予尾翛翛然敝敗予室翹翹然危風雨又漂蕩而揺動之予恐其隕墜維音嘵嘵然而叫呼也

周公以喻己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揺撼之如風雨之漂揺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勞去聲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思去聲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女音汝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樂音洛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音悅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後序言大夫美之非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複宜與杕杜不同也後序又分一章言其全軍而歸二章言行者之思非也今以前三章皆為述歸士在

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
蓋别家之情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
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
勞之采薇出車言今我來思皆言在途之事與此正
同末章因述自途而至家故四章皆以我來自東零
雨其濛發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慆音叨○傳曰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今曰來歸也

零雨其濛疏曰零落也○錢氏曰濛濛細雨貌我東曰歸今曰曰歸猶言歸也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行王音杭毛音衡鄭音銜枚音梅。傳曰士事也。疏曰大司馬大閲云遂鼓銜枚而進註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繣音畫又呼麥反蜎蜎者蠋蜎音淵蠋音蜀。錢氏曰蜎蜎蟲微動貌。烝在桑野傳曰蠋桑蟲也。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敦音堆。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今曰諺云敦敦不動

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此詩乃軍士已歸之後周公不忘其往時之勞歷述其在途思家之情以慰勞之以

見上之知其憂勞也人之思家於歸而在途思之最切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反覆委折曲盡人情之私謂爾軍士在途之時若曰我向之往東山以征三監也慆慆然久而不歸及我來歸自東又道遇細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行役最以雨為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羇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征役久則衣破敝故思到家之時當更制衣裳顧自今勿復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在途

經行桑野因感所見而自歎曰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葉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也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烝有三義衆也進也久也此詩三烝在者二以為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為衆則喻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為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蠃力

果反○釋草曰果蠃之實栝樓○釋曰果蠃之草其實名實即子也○疏曰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拒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亦施于宇 施音異○陳氏曰施延也○曰宇屋垂也解見七月

伊威在室 傳曰伊威委黍也○陸璣曰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蠨蛸在戶 蠨蛸音蕭梢○傳曰蠨蛸長踦也踦音欺脚也○陸璣曰蟢子也小蜘蛛長脚者俗呼蟢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

町畽鹿場 町音挺畽湍之上本又作疃字又作墥○程子曰町畽廬傍畦壠也

熠燿宵行 熠音揖燿字亦作曜燿○疏曰熠熠螢火也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亦述軍士在途遇雨勞苦而思家蓋室廬將近

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我久征役無人在家田廬必是荒廢想見栝樓之實蔓延于屋垂之下矣壁落閒伊威小蟲必以無人而出行於室矣蠨蛸小蜘蛛必結網當户矣廬傍畦壠必為麋鹿之場矣螢火夜必飛行室中矣此五物不足畏也乃可懷感也謂久而不歸也此言歸士無家室者聞之趙虛齋云即末章歸而新昏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音

貫垤音迭○陸璣曰鸛似鸛○王氏曰垤丘垤也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洒鰓之上埽音噪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音團○程子曰敦圓成之貌烝在栗薪箋曰烝久也○錢氏曰衆之可為薪者○程子曰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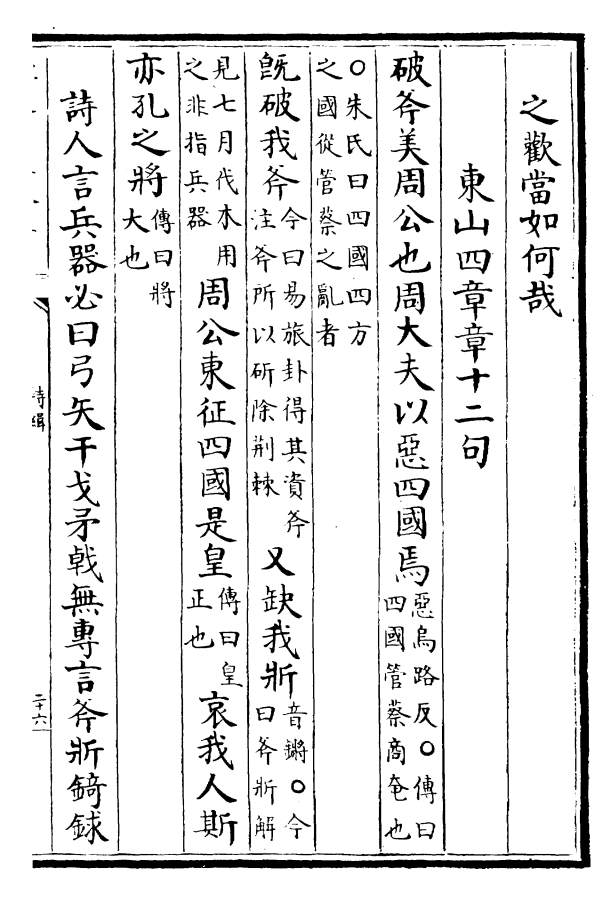
天將陰雨鸛性好水長鳴于丘垤之上亦道間遇雨所見也此時想其婦在家必念行人而悲歎且曰今當洒埽其室窮塞鼠穴我征夫將至矣望我之歸也聿者將遂之辭實未至也又想其婦見有瓜之苦者

人所不取敦然圓成久在栗薪之上如我之匏繫于東必歎曰自我不見者今三年矣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此說歸士有室家者即末章所言其舊如之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曰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駁音剝○釋畜曰黃白皇騂白駁○孫炎曰馬色黃白有黃處有白處騂赤色也騂白有騂處有白處親結其縭音离○曰縭婦

人悅巾也解見野有死麕○傳曰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褘音暉衿禽之去聲繫佩帶也帨音稅○疏曰婦人之褘謂之縭孫炎以褘為帨巾郭璞以為今之香纓此言結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九十其儀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末章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遇雨則勞自途至家則喜至家之時適及仲春倉庚之飛其羽鮮明人情和悅與景相會我軍士未授室者可以及時而昏姻此女子之歸于夫家其馬有皇有駁女之母親結其帨巾其儀多也其新昏者甚美矣其舊昏相見



之歡當如何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烏路反○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既破我斧今曰易旅卦得其資斧注斧所以斫除荊棘又缺我斨音鏘○今曰斧斨斨解見七月代木用之非指兵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皇正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

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至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又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蓋周公東征唯四國是正而已即孟子言征者

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彼雖自外於周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忿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大周公所以惡四國也○舊説破斧缺斨為戰陳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也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破斧缺斨非為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久乎觀尚書所載周公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真

所謂哀我人斯也若以為殺戮之多至於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吪嘉遒休之意皆不相類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傳曰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音訛○傳曰吪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化之而已不殺之也嘉言德之甚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傳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鑿屬一觧云今之獨頭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道慈秋反○曹氏曰道聚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聚之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音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詩記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休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傳曰柯斧柄也匪斧不克朱氏曰克能也取妻如何取音娶匪

媒不得

有問伐木以為斧柄者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其理易知何必問也有問取妻者當如何乎非媒則不得其理亦易知何必問也今欲周公之歸何必問人但以禮迎之而已下章言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箋曰則法也我覯之子覯溝之去○箋曰覯見也之子周公也籩豆有踐○釋器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傳曰踐行列貌

所伐之柯即此手中之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

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則不遠亦易知也我欲見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列隆禮以迎之而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補傳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不當久處外也)

九罭之魚鱒魴(鱒存之上濁○疏曰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陸璣曰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鯶音混○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朱氏曰袞衣繡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彞虎蜼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

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雖位柚壘三音卷音捲

興也言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常魚喻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子周公當用龍衮之衣及絺繡之裳上公禮服往逆之服其服則居其位矣欲朝廷復相之也○九罭毛以為小網諸家或以為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為大網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為甚小葢常網也鱒魴毛以為大魚今赤眼鱒及鯿魚皆非大魚

鴻飛遵渚傳曰遵循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女音汝處音杵

西人欲公之歸謂東人曰鴻飛宜戾天而乃遵循於洲渚周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於東土豈公歸無其處所遂於汝東土誠安處乎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不久留於汝東土也此所以諷朝廷也

鴻飛遵陸釋地曰高平曰陸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程子曰宿安息也

豈公歸不復其舊位而於汝東土誠安留乎公歸必復其舊位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欲公之留荅西人曰汝固有裳衣以迎公之歸矣然願無以我公歸而使我心悲也言袞衣者因首章西人欲以袞衣繡裳迎公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音撥又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補傳曰後序推本其初而言之觀詩人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

狼跋其胡狼解凡齊還○傳曰跋躐也○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胡頷懸肉也載疐其尾疐音致舊又音帝今不從○傳曰疐跲也跲其劫反礙不行也○今曰疐音致者跲也帝音者本也此詩但當音致中庸言前定則不跲注跲躓也躓音致說文云跲躓躓即疐也○釋言曰跋與疐皆顛倒之類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卻頓而顛於尾上公孫碩膚孫鄭音遜毛如字○程子曰孫避而弗居也○傳曰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几几舄音昔○詩記曰鄭氏屨人註云王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王氏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安也○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絷周公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亦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疐矣○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

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舃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興也老狼以貪欲之故陷於機穽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躐其胡欲退則疐跲其尾求脫不能喻人有貪欲則陷於患難進退失措也周公遜其大美不以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雖處

流言之變其赤舄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狼猛健之獸雖善兵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箋曰不可疵瑕也○程子

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同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六

謹案卷十三第一頁後二行投殷之後於宋刋本投訛封據禮記改

第五頁後三行邶風有毖彼泉水刋本邶訛北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後漢郡國志刋本郡國訛地理據續漢志改

第十六頁前五行更無他事刋本他下衍或字今删

卷十四第三頁前三行四行非以羔裘狐裘為大

過刋本過訛故今改

第四頁後四行然則此言素衣謂素裳也十字又

疏曰二字刋本俱脱五行謂樞裳下刋本誤衍

疏曰裳而衣裳也七字並據毛詩注疏增删

卷十五第二頁後七行疏曰共公襄刋本曰下衍

諸侯之禮四字據毛詩疏删

第三頁前二行戈鉤孑戟也刋本孑訛之據曲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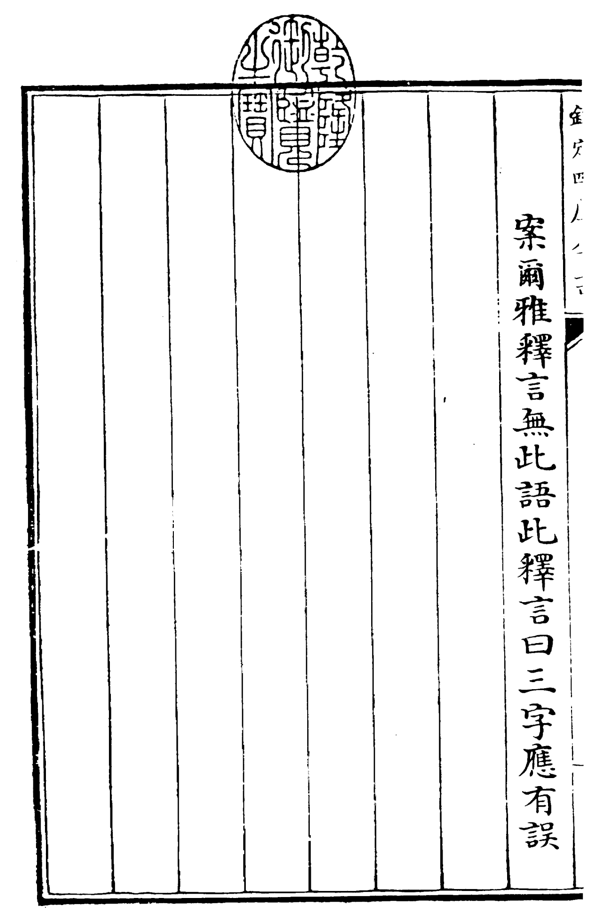
疏攷

第八頁前二行傳曰下泉食為潔檢詩毛傳及朱傳俱無此語此傳字疑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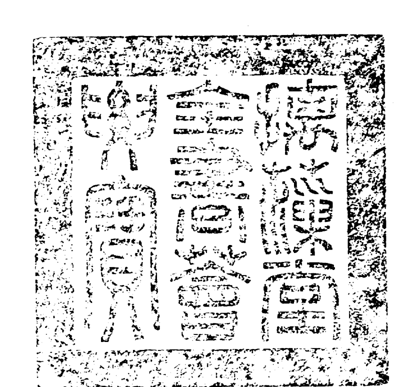
卷十六第六頁前三行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刋本說訛詳據毛詩疏攷

第十二頁前二行釋蟲曰螒天雞刋本曰下衍釋字據爾雅删

第三十一頁前三行釋言曰跋與疐皆顛倒之類



案爾雅釋言無此語此釋言曰三字應有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莊